

玉米往事

栗子

一粒一粒播种下去
与汗水结缘
然后长成青纱帐
一片连着一片
浩浩漫漫
每一棵,都以丰润和饱满
等待收获的季节
挺立在秋天

想起玉米
就会想起干旱和倒春寒
想起玉米
就会想起爹娘磨出的老茧
那架犁杖
始终在记忆里圈点
一条小路
在往事里蜿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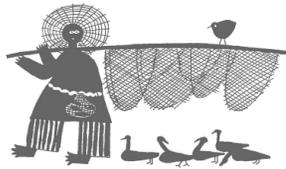
玉米,接纳了爹娘的心恩
拔节,灌浆,吐穗
用儿歌般的词语
向秋风卖着五彩丝线
这是多么感怀的日子呀
柳树下的乡亲
看着评剧和皮影
憧憬着粮丰园满
有满座的香风吹来
缠绕着袅袅炊烟
此刻,一穗穗玉米
正在和火热的太阳缠绵
饭桌上的话题
以及街巷上的家长里短
都在静静地等待
如同碌碌
守在光洁如镜的场院

就要南飞的大雁
早就在天空喊响农谚
秋风,起起落落
一棵棵摇曳的玉米
等待爹娘磨快的秋镰
半夜里,坐起来
山村点亮了秋收的灯盏

时光已经不能重复从前
犁杖和碌碌都歇息了
剥玉米,压玉米,扬场
脱粒机接手金灿灿的秋天
但秋收的梦
却永远植入了心田
半夜醒来
仍旧不忘醒着的镰刀和犁杖
还有弯腰,挥镰

酸酸的滋味浸入梦幻
便会滋生许多留恋
咀嚼秸秆的甜度
一节一节地回忆童年
哦,那是怎样的甜蜜呀
我捋着胡须
在一垄一垄的玉米地
一棵一棵地浏览
找不到从前的脚印
却找出了梦里轮回的遇见
一是白云,二是苍天

玉米,我说不出更多的词语
只能品咂日子里的遗憾
月亮圆了
圆了又缺
却没有一串玉米悬挂在屋檐
那些老玉米
和镶在相框里的爹娘
都隐埋在黄土里
芬芳的煮玉米和烧玉米
正在回眸
碧草青青的家园



蒙古马

赵会凯

悠扬的长调
来自草原广袤深处的故乡
弯弯的额尔古纳河
闪烁着寒冷的月光
太阳升起的时候
你从东方呼啸而来
长刀林立 金戈铁马
振鬃长鸣 纵横沙场
等待着历史的召唤
等待着号角吹响
跟随威武善战的成吉思汗
征战四方

歌手

桑苗

我常常想起家乡石桌子的歌声。那是几个男孩儿唱的。在记忆中,除了吃饭睡觉,男孩儿们几乎每天都在唱。有时在村中的山顶上唱,有时在庄稼地里唱,有时在草甸子上舔着牛粪唱。常常是这边的歌声落了,那边的歌声又起来,高高低低,回回荡荡,像田野里刮来刮去的风。那是40多年前,歌曲很少,反反复复就那么几首,要么是京剧样板戏的唱段。时间一长,乡亲们都被唱熟了,常常是一边干着手里的活儿一边跟着哼。要是哪一天刮风下雨,听不见歌声,人们就觉得缺了什么,心里没着没落的。甚至有外村人也羡慕地跟我说:你们石桌子真好,有山有河,还天天有歌声……

在这歌声中,大人们渐渐变老了,孩子们慢慢长大了。那些花一样的女孩儿们,也到了花一样的年龄,她们一一告别爹娘,告别石桌子和石桌子的歌声,嫁到他乡去了。

我不是女孩儿,不用远嫁,但我也在这个时候与那歌声道别,去远方寻找我的前程……

当我偶尔回乡探望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家乡变了;虽然山还在,河还在,鸡鸭猪狗们也在,但那熟悉的歌声却不见了。

那几个男孩儿呢?他们为什么不唱歌了?

我便猜想:是不是因为他们都过了无忧无虑的年龄,已经唱不出那种无忧无虑的歌声?是不是因那些女孩儿们都出嫁走了,他们便没了唱歌的兴致?是不是因为……不管因为什么,反正他们不唱了。没了歌声的石桌子不再像石桌子,没了歌声的石桌子与别的村就没什么区别。

在以后很长的日子里,我总是在睡梦中依稀听到那歌声,听着听着便不禁遐想:那唱歌的男孩儿如今怎么样了?是否娶上了媳妇?是否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些远嫁的女孩儿如今身在何方?是否找到了如意的伴侣?日子是否安好?想着想着,心里便生出一种浓浓的乡愁。

在以后更长的岁月里,我最终不再想起那歌声,不再忆起那唱歌的男孩儿和出嫁的女孩儿。一串串的日子封存了石桌子青年的所有故事。

直到有一天,当我成了一个小女孩儿的爷爷时,我不禁放慢跋涉的脚步,驻足回望,我不禁再度想起了石桌子,想起了那消逝已久的歌声……

就是在这个时候,乡亲们聚会了。

那不是一次简单的酒宴之约,也不是一次普通的联谊娱乐,而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重要聚会!

四十多年的天各一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欢离合,但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却是相同的:都送走了父母,养大了孩子,又带大了孩子的孩子。大家说的最欣慰的一句话就是:现在省心了!



努力

刘万祥

有一次,在我参加的一个晚会上,主持人问一个小男孩:你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孩子看看在旁的企业家,然后说:做企业家。在场的有人忽地笑着鼓起了掌。我也拍了拍手,但听着并不舒服。我想,这孩子对于企业究竟知道多少呢?他是不是因为当着他们的面才说要当企业家的呢?他是不是受了大人的影响,以为为企业家风光,都是有钱的人,才要当企业家的呢?

这一切当然都是一个谜。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人的人生方向,我以为当什么并不重要。不管是谁,最重要的是从小要立志做一个努力的人。

我小的时候也曾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不外乎当教师,解放军和科学家之类。时光一晃流走了四十多年,当年的孩子,如今已是五十出头的老人。但仔细想一想,当年我在大人们跟前表白过的志向,实际上一个也没有实现。我身边的其他人差不多也是如此。有的想当教师,后来却成了个体户;想当解放军的,有人竟做了囚徒。我上大学时有两个同窗好友,他们现在都是教育界里才华出众的人,一个成长为教育界的特级教师,一个领导着一方的行业。可是当年大学毕业时,无论有多大的想象力,他们也不敢想几十年后会成现在的样子。一切都是在奋斗中

是啊,现在省心了,可现在的我们早已青春不再,如刀的岁月把一群少男少女雕刻成了一群爷爷奶奶。

我特别想看到当年唱歌的那几个男孩儿,特别想听听他们是否还保留着四十多年前的“石桌子之声”,那是我们年轻的记忆啊!

可惜,他们没有出现。

就在我暗自惆怅的时候,歌声却响了起来。

但不是那几个男孩儿唱的,唱歌的是几个女孩儿。

是的,几个女孩儿!尽管她们的脸上写满了奶奶、姥姥的信息,但就是在这张脸上依然能看出,她们正是四十多年前那些带着乡土气息的石桌子女孩儿。所以,我还是愿意用“女孩儿”来称谓她们。

这歌声让我怦然心动,我不禁想:是不是生活的沉重与苦难都压在了男人的肩上,让他们失去了唱歌的欲望和天赋,在需要歌声的时候他们都销声匿迹了?是不是女人们更坚韧、更顽强,在同样承受生活之重后反倒有了歌唱的情致,在乡亲们久别重逢时倾情而歌?

我泪目了。这是石桌子的歌手,石桌子的歌声,是四十年前那几个男孩儿歌声的延续和呼应啊……

不久以后我便得知,几位唱歌的女孩儿并不是在老乡聚会上即兴而为,她们热爱唱歌已经多年了。和那几个男孩儿当年一样,她们每天都在唱。闲暇的时候,高兴的时候,郁闷的时候,牵挂儿女的时候,歌声总会信口而出,伴着自己,伴着自己的日子。

不久以后我又得知,女孩儿们不仅在生活中歌唱,而且还跻身网络,在全民K歌、在抖音、在多种媒体上竞相亮嗓,一展歌喉。据了解,她们每个人都能唱出数百首曲目,足以和天南地北的歌手们互动与PK。

唱歌的女孩儿让我欣慰。四十多年过去了,世界日新月异,可石桌子并没有因为地处偏远而落伍。石桌子不但有了新的歌手,而且她们的每一首歌都唱在新时代的旋律上……

歌手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的。职业歌手迷恋的是鲜花与掌声,是荣誉与金钱。他们是为别人唱歌的。

另一类歌手就像石桌子的那些女孩儿。她们没学过声乐技巧,但有真实的情感;她们没有众多的听众,却有广阔的生活大舞台。她们为家乡而唱,为庄稼和牛羊而唱,为健康快乐的子孙而唱,为衣食无忧的日子而唱,总之,他们是为自己唱歌的。

四十多年前,因为那几个唱歌的男孩儿,给石桌子人留下了久远的记忆;四十多年后,因为这几个唱歌的女孩儿,让石桌子人对家乡充满了期待与祝福。

西街的音乐

高韵声

我们在自助餐厅吃完早餐后就出发去成都。到青城山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半都多了。司机拉着我们到一家饭店吃饭,这家饭店还营造了很浓的文化气息,满屋子的廊柱上都挂着字画。进门就是“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一联。更醒目的是里面正堂上的对联:“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喝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

青城山,我不止一次来过。最初的动机是对“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的向往。当时人流如织。过后,只留下寥寥的印象。这次与以往大不相同,竟然没有多少人。先坐10分钟电瓶车到售票处,再走20分钟的路,然后坐索道到上清门附近。礼敬三清宫,再到老君阁。

真是寂静所在。终于找到了似脱红尘外的感觉。此地,曾经摩肩接踵,喧嚷闹闹,不知多少凡尘俗客,求名的,求利的,求解脱的,求放松的,求指条明路的,不一而足。上次,我来这里,也很想静一静,但是却无法静下来。也就只好随着人流上去下来,沿途照了几张相,想象了一下心中向往的感受,也就下山,竟也花了三个半小时的时间。

这次,大不相同了。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流连在这里。青城山问了道,同行就嚷嚷“拜水都江堰”。我也去过两次,这次就和同行说:“你们自在玩耍,我等你们。”同行满眼新奇,兴致勃勃地往“鱼嘴”那边去了。

剩下我自由之身,一个人拿着相机顺着南桥走过去。在奔腾的岷江边上,有一条小吃街。小吃街里面,有一条商业街。商业街的中段,又有一条小街,叫西街。在西街里,有两处卖金丝楠木的专门店。其中一个店,只有店主一人。那人在背对着门口吹萨克斯,那曲调是那么的悠长而忧伤,那人吹得是那么的专注。他身子随着曲调摇曳着,那么一句旋律的最后一个音符,他用尽了气息和情感,上身边吹边缓缓地压低下去,到与地平行了,还接着压低身体,吹完了这口气的时候,头已经离地面不远了。我已经在店里站了半天了,那人似乎并没有发现我。也许知道我不买东西吧!仍旧旁若无人,配合着节奏悠扬着身子吹那忧伤的曲子。萨克斯那忧伤而低回的独特音色,飘入我心。心像猫挠一般痒痒,欲罢不能、欲吐不出、欲哭无泪的感觉,真是纵有千言万语,更与何人说!

我静听了一会,轻轻地、缓缓地退出了店门。落地大窗,反射着夕阳金黄的光,柔柔的,正和这曲子浑然一体。我走了几步,回望一眼,昏黄之中,不很清晰的身影,仍在那里忘情地吹。

太阳压山了。夕阳拉长了我走在西街上的影子。那影子一刻不离地跟着我走。我走到哪里它走到哪里,我怎么走它怎么走。随着映射的地方的不同,长长短短,高高低低,不断地变化

着。就这样,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前面有一个小伙子,在店外面放着爵士音乐,自己前面则架着一面鼓。他一会儿屈伸双腿,一会儿单脚点地,和着音乐自己尽情地打着鼓。似有旋律,似有表达,似有发泄,似乎此时此刻的生命时光全都凝结在这鼓点里。我停下脚步,凝听凝视,不想离去。突然,他双臂高高举起,两只鼓槌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重重落下,“咚”地一响,鼓声戛然而止。“啪”,把鼓槌放在鼓架上,转身进里面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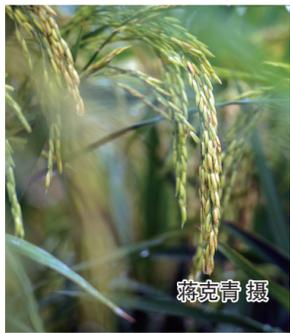
我就还往前走。前面有一个店,这个店面装饰与众不同,吸引我进去。店内是狭长的进深,幽幽暗暗,看不清尽头。在那看不清的里面,不知是谁在吹着笛子。那笛声清越婉转,从里面穿出。似是江南小调,弯弯曲曲地飘荡在西街的巷子里。难怪刚才就恍然听见笛声,似有若无的,像晚霞一样缥缈,消散在天空之中。

西街的尽头,是一家西部风味的餐馆。外面挂着几条鲜羊腿,一个师傅戴着瓜皮帽,熟练地剔肉、穿串。地上的音箱里放着西部音乐独有的旋律,一个男歌手用沙哑的嗓音唱着粗犷的歌曲。西部大漠孤烟的辽阔凄切,有似“与尔同销万古愁”一般地响彻云天。

不管是“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也不管是修行修心也好,还是休闲休息也好,都是人生走过的一个驿站,或者说一个逗号。我来了这些次,最不能忘怀的就是这西街的音乐。在这也算是喧闹的小街,却有如此旁若无人地寄情于音乐,用萨克斯,用响鼓,用笛子,用粗犷的歌声,用那穿透心灵的旋律,用那听起来抓心的伤感,让这一条小街充满了对生活、对生命、对生存的诠释。

我总是认为,用音乐表达的忧伤不是忧伤。它是疗心的良药,它是疗心术的刀具。不平和不满,是人生的顽症痼疾。忧伤的音乐则能让人痛彻肺腑。它能治疗不平的心,唤起内心的安宁和平静的喜悦。

在西街的尽头,同行打来电话找我。我好久才回过神来,像大梦一场,又像黄梅季节的午后刚刚洗了一个热水澡。



(小小说)

岳母“支招”

刘劼

俗话说:“一个锅里抡勺子,没有不磕磕碰碰的”,两口子吵架是家里常有的事。这不一大早,利民和丽娟夫妻俩又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拌起嘴来,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结果丽娟赌气回了娘家,利民拂袖而去上了单位。

他刚跨进办公室,还未落座,兜中手机响了起来。以为丽娟又要和他叫板,他掏出手机,狠狠地摁下通话键,一听是丈母娘打来的,让他去一趟。心中自语道:得,先发制人,这事要闹大,“暴风雨”来了,这下非骂个狗血喷头不可,哪有当妈的不护犊子的?

利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驾车急急地朝岳母家驶去。然而,意想不到的,进了门,岳母不是劈头盖脸地“狂轰滥炸”,却是春天般的“和风细雨”。她先是慈眉笑脸地把他迎进了屋,又让座、又倒茶,如此客气弄得利民丈二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岳母这是唱的哪出戏。落座后,岳母小声告诉他丽娟出去了,又笑容可掬地说:“你们一早吵架的事我都知道了。妈是个明事理的人,我不护犊子,自己闺女啥脾气我最清楚。丽娟从小任性,凡事都由着她,啥一点都不行,平时没少和爹妈拌嘴,因为这毛病小时候没少挨你爹的笤帚疙瘩,可她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越打越不服,看那阵势,打死也不服输。打那以后,我们索性不打了,由着她的性子了。这孩子过了门,可让你受委屈了。”

了。”

听岳母如此一说,利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忙插话说:“妈,您言重了。我比她大,理应让着她,再说,丽娟也有许多优点,孝顺、善良、勤快、顾家……这次吵架也不全怪她,我脾气也不太好,一个巴掌拍不响。”岳母听到利民如此一说,心里顿时豁亮了,她一本正经地对利民说:“让着她点好。你是懂事的孩子,妈给你支个招儿,对付她的倔脾气,要讲究方法,不能硬碰硬。别看她吵起嘴来挺厉害,可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必要时你得示弱。不能硬碰硬,一旦闹了意见,过后有意识地哄哄她,把她的情绪平息下去,实在不行,最后一招,可把我‘搬’出来吓唬她,就说你再这样,我就打电话告诉你妈,这孩子心疼我,就怕我生气,她一听这话,心会软下来的。”

从岳母那里回来,利民心里有了底。后来,家里出现矛盾,逐步升级即将激化时,他自然想到岳母支的招儿,你别说还真管用。妻子脸色当时由阴转晴,继而云雾消散。

晚上躺在床上,妻子调侃:“你在哪学的‘招数’,怎么招招中我的要害?”利民笑而不答。他心里话:这个秘密怎能轻易告诉你,泄了密,往后可不就灵喽。

丽娟一时陷入沉思,睡梦中她还胡念八说地嘟囔:“你老真糊涂,当妈的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